

还是剃个光头吧

□ 吴平（安徽合肥，保卫科职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因父母工作的原因，从小我就在皖西南的一所农村中学长大。我家所居的学校里面有个理发室，理发师是一个瘦小矍铄的银发老头，姓凌，专为本校教职工和家属免费理发。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，小镇正风靡霹雳舞，我也忒渴望像其他男孩子一样，小腿上套双横纹长护膝，双手戴上露指黑色皮手套，然后脑袋后面留一溜能遮住脖颈的长发。我心向往的这种打扮却是母亲无法接受的，怕我跟风，每次我理发的时候，她都手持一根细短竹竿，陪坐在理发室的长凳上，一再交代凌师傅：你莫听黑皮（我的小名）的。还是和之前一样，给他剃小平头啊！

习惯成自然，就这样，小平头的

发型伴随着我直到参加工作。后来，我恋爱了，女友是我高中同学，学艺术的，刚刚分配到淮南的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。一次，女友来合肥，电影散场后，我和她坐在逍遥津湖边的石凳上聊天，她怔怔地望着我许久，突然说，你可以试着把头发留长些吗？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还理小平头的。彼时，我一个人在合肥上班，山高老娘远，再厉害的细竹竿也是鞭长莫及了。初恋女友的建议自然便成了圣旨，从那以后，我的发型改成了比较潮流的四六分。

再后来，和女友分手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随后结婚，生女。渐渐地，我也从一个体瘦肤黑的青年小伙变成

了些许发福的油腻大叔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早已让我忘记了顾忌和在意自己的发型。秉着怎么舒服怎么留的简单消费理念，我一般都是夏秋季节小平头，冬春时分四六开，甚至有次还剃过半年的光头。妻子在一家单位做仓管员，人很简单，也挺善良，对我的外表形象一直要求不高。

直到去年腊月，无意间在镜前将头发后拂，竟吃惊地发现，自己的发际线不知何时已经悄然后移至双耳的正上方。丫头定亲在即，妻子瞅着我的秃顶哭笑不得，连夜带我去理发店寻求补救措施。理发师很热心，从玻璃柜里拿出数款假发，一一帮我试戴，望着镜中的自己，不知为何，我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。理发师自己好像也不满意，末了，他终究摇头，但乐于挑战的他还是弱弱地问了我一句：要不，我给你烫个细卷试试？

第二天，朋友们看了我都直夸，你挺适合烫发的，蓬松的卷发既能把你的光额头遮住，人也显年轻。

好评如潮，我不免有些得意，赶紧和两个姐姐视频，哪知道，她俩却告诫我说，你还是少烫发哦，听说有的药水用多了容易致癌的。

四年前我才做过肿瘤切除手术，听她们这样一说，我立马慌了。思来想去，最后决定——下次什么发型也不挑了，干脆还是剃个光头吧。